

意西泽仁 著

重庆出版社

意西泽仁小说精选



YIXIZEREN XIAOSHUO JINGXUAN

意西泽仁小说精选

意西泽仁 著

重庆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世俊
封面设计 吴庆渝
技术设计 刘黎东

意西泽仁 著
意西泽仁小说精选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625 插页 5 字数 270 千

1998 年 5 月第一版 1998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00

*

ISBN 7-5366-3875-2/I·723

定价: 14.00 元



作者近照

〔南斯拉夫〕尼科拉·拉多舍维奇 摄

意西泽仁小说精选

意西泽仁简历

意西泽仁，藏族作家。1952年5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。当过知青、教师、刊物编辑、报社记者，1981年毕业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现任四川省文联副主席、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自1979年起发表小说，已出版《大雁落脚的地方》、《松耳石项链》、《极地》、《巴尔干情思》等多种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。作品还被全国23家出版社出版的35种文学选集选载。作品曾获国际青年年征文奖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、四川文学最高奖——郭沫若文学奖、全国电视剧“飞天奖”和“骏马奖”。有的作品被译成日文、英文、法文和塞尔维亚文。

内 容 简 介

这本作品集，系我国著名藏族作家意西泽仁的中短篇小说精选集，收入优秀中篇小说 3 篇，短篇小说 16 篇。这些作品以川藏草原、山寨和小城镇为背景，透视了我国藏族地区的历史变革以及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，关注了人的悲欢离合的命运，揭示了人生的哲理，也展示了奇特的地域文化，在艺术上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。

著名老作家艾芜先生称意西泽仁的小说“都是描绘藏族人民真实生活的。很新鲜，很有吸引力，很能引人入胜。”国内外许多报刊发表文章称意西泽仁的小说是“藏族人民心灵的窗口”、“自强不息的民族之魂”、“蘸润高原的雪水，记下了一代人的思索和追求”。

意西泽仁小说精选

自序

收入这本集子中的作品，是从我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中精选出来的，其中有多半是首次结集出版。

每当将出版一本新集子时，都想对读者朋友说几句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可一提笔来，又觉得许多话以往已经说过了。我记得自己曾以《草原上的几朵野花》为总题，发表过一些有关文学的只字片言。我在这里抄录几则，就作为这本书的序言吧。

—

每当我一个人在空旷的草原上行走时，往往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：时间似乎在这里停止了，空气也似乎在这里凝固了。天那样的高，太阳被钉在上面一动不动。草原是那样的宁静，再也看不到第二个行人。于是，我觉得自己的躯体在一种浓缩着的时空中永无休止地跌落着，而我的思想却在另一种被无限扩大的时空中不断地升腾。也许经常处在这种奇妙体验之中的缘故，我特别爱读那种能浓缩或扩大时空的艺术作品，我也时常在自己那片像草原般宁静的创作天地里，认真探索和努力创造这种既能浓缩又能扩大的时空感。那种时空感缺乏弹性，甚至用电子显示器把人限定在刻板时空中的艺术作品，总给人一种斤斤计较的感觉。

二

草原上有一条通向远方的小路，我看见在这条路上匆匆忙忙地走着去朝佛的牧人，走着赶驮牛的驮脚汉，还有搬迁牧场的牦牛队。我时常跟随他们的足迹，有时也和他们结伴而行。旅途，似乎成了他们人生中的大事，也似乎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乐趣。我觉得他们完全不像塞林格笔下的现代流浪汉，他们从不厌倦生活，更谈不上逃避自由。他们是眷恋乡土的，一听他们

路上唱的山歌就知道。然而，他们不停地在路上行走，完全是对生活自由的向往和寻觅，是为了达到理想的“彼岸”。在漫长的小路上，他们简装而行，有时连帐篷也不带上一顶。路上不管碰到什么人，也不管你来处何方，一见面大家就会成为朋友。我时常为此感慨，多少年来我们的文学总死守在一个疆域里，所背的包袱是不是过重了些？倒不如像牧人那样简装上路，随时结识新的朋友，岂不更自由轻松些？

三

这片草滩仍是那么寂静。一位皱纹里积满了尘土的老牧人，缄默不言地坐在帐篷边，他的亲人都去了远牧点，十天半月也回不来。我问老人一个人在草滩上感到孤独么？他们笑而不答，而把深邃的目光投向了前面的雪山。我们静坐了很久，老人才说他不懂什么叫孤独，多少年来每当他一个人静下心来时，雪山、草原、小河还有牛、羊，都会悄悄对他说话的。我心中一亮，能同大自然对话的人会感到孤独吗？其实，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人和自然应该是和谐的不可分割的。现代人往往爱忘记自然，这实际上是忘记了自己。我想作为所谓“人学”的文学，如果忘记了人的生存环境，那眼前这位老牧人在你的作品里，就一定会变成一尊被抹上时髦釉彩的泥塑了。

四

几十年了，牧人们不再把汽车和拖拉机称为“铁马”、“铁牛”了（不过，我怀疑这古怪的名字，是不是被当时有些文人强加到牧人头上的？）银幕下也没有人再去拣剧中人丢下的烟头了。当然，收录机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，但收录机中喇嘛高亢念诵的经文，反倒给草原增添了庄重而又神秘的气氛。有人为此摇头，有人称这是“最后一片净土”。我记得美国人本尼迪克特曾提出文化整合中的“无意识的选择标准”。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有明显的“意图”，而采取排它的态度。它是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，无意识地吸收了一些，抛弃了一些。那种一味注重文化特性，而忽略文化整合的文学，相反还缺乏真实的可信性。用罗曼蒂克的思想去赞美原始部落的生活，实际是在自己手腕的表带上结绳计时。

五

同牧人们一起生活，或者要和牧人们交朋友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需要真诚。有了真诚，你在草原上任何一家帐篷里，都能喝上香甜的奶茶；有了真诚，牧人们会把他们心中的一切秘密告诉你；有了真诚，在你危难之时牧人们个个都会挺身而出。虚假和欺骗是草原上人们最忌恨的敌人。一旦失去真诚，牧人

们就不会再为你挡住帐篷前凶猛的牧犬了。古往今来，人们一直在大谈其文学的真实性，真实性的原则似乎涵盖了一切文学艺术的领域。我想，文学的真实，其实就是作家做人的良知和对读者的真诚。有了这些，读者心中的那一顶顶帐篷的门帘，难道还要用棍子去撬开么？

六

有一次在草原上见到了一位说唱老艺人，他能演唱几十部英雄史诗《格萨尔王传》，他那惊人的记忆力真令人叹服。我问老人是如何把这部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背下来的？老人对“背”字不以为然，他捋着长长的白胡须神秘地说，他一生下来这部史诗就已经在他的脑子中了。我当然不相信老人说的话，但我意识到每一个民族民间的东西为什么会长久的流传，是因为这些东西有着强大的生命力。我知道，在藏民族中民间文艺其实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，是他们命运和情感最真实的记载。我想，如果今天的文学也成为是自己民族命运和情感的真正记载，是自己民族生命的一部分的话，这样文学就会长久了。

作者

1997年秋 于成都

意西泽仁小说精选

目 录

自序	(1)
----------	-----

中 篇 小 说

野牛	(1)
变形镜头	(71)
梦中的草原	(122)

短 篇 小 说

想不到的事情	(174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极地·····	(186)
依姆琼琼·····	(200)
草滩·····	(214)
一支无字的歌·····	(224)
这不是阿口登巴的故事·····	(237)
荒草·····	(257)
通向远方的小路·····	(273)
雪花·····	(292)
草滩上燃起牛粪火·····	(304)
月光照在帐篷上·····	(316)
岔路口·····	(327)
途程·····	(340)
没有色彩的线条·····	(355)
瞧，那还有两朵花·····	(367)
那片寂静的草滩·····	(380)

野 牛

当太阳疲倦地歇在珠惹山头上的时候，骑白马的阿辛·克尔加已经从珠惹山顶消失了。

苍老而又庄严的珠惹山，并没有因为这个大胆冒失的年轻人爬过自己的头顶而震怒，相反慈祥地目送着阿辛·克尔加渐渐远去。

此时的太阳正在流血。

牧人们都沉默无语。

只有桑塔草原上最年长的拉巴贡布老头儿在喃喃自语：“佛啦……佛啦……”

于是，就有好几个被皱纹挤小了眼睛的老太婆，惶恐地向

着珠惹山祈祷。

牧村里那几个光着屁股的孩子却围着老头儿嚷道：“阿爷，贡布阿爷，你不是说珠惹山会发脾气的吗？”

“哦，脾气……是么？发脾气……唉……”拉巴贡布说着什么，不过在他长长的叹息声中，却把干瘪的嘴关闭了。

老头儿的话就像是一块石头上曾经刻下的经文，令人觉得深奥。

年轻的更若洛布也在惶惶不安的人群中，但此时，只有他的嘴角上，闪出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。

布姆琼在啾啾地泣哭，她是阿辛·克尔加的阿妈。

自然，有几个妇人在好言细语地劝慰她。

布姆琼泣不成声地说：“你们看呀，克尔加这孩子还是走了他阿爸的路，这家子的男人们为什么都要去打野牛呀……”

桑塔草原的夏夜并不宁静。星星们又开始了彻夜的聊天。风儿送来阵阵野花的芳香，连帐篷边常锁眉头的老牧狗也抑止不住要低吠一番。

风儿又把灌木丛中情人幽会的哧哧笑声，传遍了牧村的每一个角落。但此时，大多数牧人已对风儿送来的信息，失去了往日的兴趣，因为他们心中正笼罩着阴云。

牛毛织成的帐篷里，酥油灯摇曳着，小精灵似的火苗在跳着使人捉摸不透的舞蹈。

拉巴贡布端坐在帐篷的左上方，灯光映着他那张皱纹里积满了学问的脸。

桑塔草原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拉巴贡布有多少岁数了，也没有一个人曾经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。牧人们仿佛觉得他们的老人的老人在世时，就好像经常在嘴边挂着拉巴贡布这个老头儿的名字。

拉巴贡布的帐篷很小，连门帘外面也挤满了人。牧人们都是不约而同地来的。这已经是多年的习惯了，每当桑塔草原上发生或者即将发生什么事态的时候，大家都愿意来听这个还俗多年的老喇嘛说的使人似懂非懂的话。

老头儿微闭着眼睛，左手拇指上顶着一小撮鼻烟末，嘴唇蠕动了许久，才冒出句话来：“唉，郎吉佛塔倒了……”

众人并没有感到特别震惊，因为早在一两个月前，他们就得知芝曲河下游那座草原上最高的郎吉佛塔倒塌了。不过，拉巴贡布又提此事，仍使大家感到有些不安。

“佛塔倒了，草原的阳气将会衰竭的，会的，唉，罪过呀……”

拉巴贡布用右手拈起一点儿烟末，低下头来用鼻孔使劲儿一吸，然后打了一个惊人的喷嚏。

牧人们都屏住了气。

“好在珠惹神山不会倒塌！”老头儿睁开了眼睛，“可克尔加他……他真不该去打野牛呀，佛啦……”

老人们手中的转经筒旋转起来。

年轻人们也瞪大了眼睛。

那年，伯玛拉措是被一个长着豁唇的瘦汉子带到桑塔草原上来的。

瘦汉子是一个石匠，能在石头上凿出非常精美的经文和佛像。他虽然说话不关风，但从没有遭到过牧人们的嘲弄。他说自己太劳累了，想在桑塔草原永久住下去。

那时候，伯玛拉措还没有牛背高。

瘦汉子逢人便夸耀道：“看看呀，你们看看呀，这小姑娘的眼睛很迷人吧？”

可牧人们在小姑娘污垢满面的脸上，看到的却是一双呆滞的目光。

有人曾问长着豁唇的瘦汉子，这个小姑娘是他什么人，他说是他的女儿。

也有人曾问小姑娘，这个长着豁唇的瘦汉子是她什么人，她却说她不知道。

当伯玛拉措能够放牧的时候，有一天，那个长着豁唇的瘦汉子突然消失了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，连小姑娘也茫然地摇摇头。

后来，有人说在巴塘老街的石板路上，见到一个长着豁唇的人，不过那是一个胖子。

也有人说在非常遥远的巴颜喀拉山下，看见过新刻出的石头经文。

终于，在伯玛拉措的胸脯慢慢隆起来的时候，牧场上的小伙子们发现她的眼睛的确是迷人的。

珠惹山睡了，夜色为它悄悄地拉上了帷幕。